

保卫延安

杜 鹏 程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一九四七年三月初，蒋介石匪帮以数十万兵力对我延安发动了疯狂的进攻；我人民解放军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，从防御转入进攻，并在沙家店等有名战役中歼灭数倍于我的敌人，取得了当时西北战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辉煌胜利。

这部长篇小说真挚动人地描写了这次保卫延安战争中几个著名战役，描写了彭德怀将军，描写了指战员中不少奋不顾身的英雄人物。这是一部描写我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有力作品。

本书一九七八年十二月，经作者重新修订后再版，卷首冯雪峰同志著《论〈保卫延安〉》一文，作为本书代序。

保 卫 延 安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北京 朝内大街 166 号）

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 重 印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360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7 1/2 插页 2

1954年6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月北京第2版

1979年4月天津第1次印刷 印数：009,001—300,000

书号 10919·280 定价 1.05 元

目 次

论《保卫延安》	冯雪峰 1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一章 延安	1
--------------	---

第二章 蟠龙镇	63
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三章 陇东高原	135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四章 大沙漠	191
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五章 长城线上	247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六章 沙家店	343
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七章 九里山	426
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八章 天罗地网	477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后 记	519
-----------	-----

重印后记	511
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章 延安

一

一九四七年三月开初，吕梁山还是冰天雪地。西北风滚过白茫茫的山岭，旋转啸叫。黄灿灿的太阳光透过于枯的树枝桠照在雪地上，花花点点的。山沟里寒森森的，大冰凌象帘子一样挂在山崖沿上。

山头上，山沟里，一蹶一行的战士、战马和驮炮牲口，顶着比刀子还利的大风前进。有些战士抓起把雪往口里填；有些战士把崖边上的小冰凌锥用刺刀敲下来，放在嘴里吮着。他们的灰棉军衣都冻得直溜溜的，走起路来圪察察响。因为他们晚间是在雪地里过夜的。

这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纵队，奉命从山西中部出发，不分日夜向西挺进。他们，象各战场的人民战士一样，从人民解放战争开头到如今，没日没夜地奋战了八个来月。目下，他们要去作战的地方，环境将更艰苦，战斗将更残酷。

枪不离肩马不离鞍，战士们急行军十来天，赶到了黄河畔。

黄河两岸耸立着万丈高山。战士们站在河畔仰起头看，天象一条摆动的长带子。人要站在河两岸的山尖上，说不定

云彩就从耳边飞过，伸手也能摸着冰凉的青天。山峡中，浑黄的河水卷着大冰块，冲撞峻峭的山崖，发出轰轰的吼声。黄河喷出雾一样的冷气，逼得人喘不上气，透进了骨缝，钻进了血管。难怪扳船的老艄公说，这里的人六月暑天还穿皮袄哩！

纵队的前卫部队在沟口里的山岔中集结，准备渡河。蒋匪的五六架美国造战斗机，在黄河渡口上空盘旋侦察，俯冲扫射；枪声、火药味，加上黄河的吼声，让人觉得战场就在眼前，让人感到一种不寻常的紧张。

旅长陈兴允骑马从山口里驰出来，眼前就是黄河，他急忙勒住马。那匹高大肥实的枣红马，抖了它通身上的汗水，竖起耳朵，对黄河嘶叫了几声。又扬起尾巴猛摆头，两个前蹄在地上刨着，象是陈旅长一放缰绳，它就会腾空而起，纵过黄河。

陈旅长跳下马，把马交给身后的通讯员。他向前走了几步，习惯地看看左右的山势。接着，双手帮在腹前，长久地望着那急湍的浪涛。

团参谋长卫毅和第一营教导员张培，从山口出来走到陈旅长身边。

卫毅和张培站在一起，看来满有意思。卫毅，脸方，眉粗；身材高大结实，肩膀挺宽，堂堂正正的，不愧是个山东大汉。张培呢，比卫毅低一头，身体单薄，脸膛清瘦，看起来斯斯文文的。他负过四次伤，流血多，身体单薄。这么，看外表，谁也不相信他是过了十年战斗生活的人。

陈旅长说：“我们在黄河上来回过了多少次啊！黄河跟我们是老交情的。”这愉快、爽朗的声调，是卫毅他们听惯了的。

卫毅微微耸动肩膀，淳厚地笑了笑说：“我们跟黄河打交道多，并不是讨厌的事呐！”

陈旅长笑了：“怎么会是讨厌的事呢？相反的，我每次渡黄河，心里总是很不平静。想想看，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它身旁进行了多么英勇而艰苦的斗争啊！”他扭头看张培：“是咯，你总是这样悄悄的不大吭声。”

张培脸红了。他温和而谦逊地说：“习惯很难改，也是进步慢啊！”

陈旅长猛一挥手，说：“瞎扯，瞎扯！象你这样脾性也是蛮好的。大约，你们营的战士们把你当母亲看，是么？”

张培微微一笑，说：“战士们要真的这样看我，那倒是让人高兴的事。”

陈旅长问：“这几天日夜急行军，你吃得消？”

“我骑马行军，还有什么好说的。战士们倒是真够呛！”

陈旅长明知故问：“卫毅，张培真是骑马行军？”

卫毅挺不自然，微微耸肩，说：“行军中，他的马总是让走拐了腿的战士骑。”

陈旅长脸上闪过不满意的气色，说：“这些事，我真是懒得再说！”

张培知道旅长不满意他的来由。半个来月前，张培还躺在医院里，胸脯上的弹伤算好了，身体呢，还很弱。他听说部队要过黄河去作战，就再三要求提前出院归队。部队出发的头一天，他赶回来了。这几天行军中，陈旅长每次碰到他都要说：“身体这样弱，为什么要急着赶回来？同志，打仗的机会有的是啊！”

敌人的五六架飞机，从黄河上空俯冲下来，扔了几颗小型炸弹，扫射了一阵子，怪叫着钻到云彩里去了。

陈旅长脸上闪过严峻的气色，说：“我们得抓紧每一分钟往前赶。西北形势严重，非常严重！”

他把敌人的阵势讲了一番。八年的抗日战争，打得多么苦啊！可是一场大战刚完，中国人民连一口气都来不及喘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，凭借四百三十万兵力和经济优势，把没有飞机坦克、大炮很少的一百二十万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，根本不放在眼里。在去年六月底，以中原解放区为起点，悍然发动了对我解放区的“全面进攻”。其势汹汹，不可一世啊！敌人以为三个月到六个月，就可以举杯庆祝胜利了。可是，我解放区军民，挺起胸膛，英勇而坚决地展开了自卫作战。八个多月，为了使自己保持主动地位，我们放弃了不少地方和一百多座城市。可是，作战一百多次，消灭敌人七十多万，迫使敌人从三月份起，放弃了“全面进攻”，只好集中重兵，在山东和西北发动什么“重点进攻”。现在敌人几十万人马正向山东疯狂进攻；我们西北哩，敌人总共动员了三十多万军队，用在第一线的军队就二十几万。三月十三日，南线，胡宗南的十四五万军队，沿咸榆公路及其以东地区，向延安进攻。西线，马鸿逵、马步芳，正向我陇东分区①三边分区②进攻。北线榆林的敌人，准备向我绥德、米脂县一带进攻。这就是说，敌人从四面八方可天盖地的扑来了！

卫毅和张培看看陈旅长那黑沉沉铁一样的脸色。这脸

① 系陕甘宁边区的一个分区，包括庆阳环县合水等县。

② 包池定边安边等县。

色，是他们每次在部队发起攻击的时候常见的。

陈旅长望河西面黑压压的山，低声而沉重地说：“前面摆着更大的考验啊，同志们！”

“保卫党中央！”

“保卫毛主席！”

“保卫延安！”

“保卫陕甘宁边区！”

“打退敌人的进攻！”

战士们的喊声，黄河的浪涛声，汇成巨大的吼声。这吼声，就象三更半夜里，突然雷响电闪、狂风暴雨来了似的。

陈旅长、卫毅、张培回头望去：集结在山口里的部队，利用渡河前的时间，分别举行干部会议、党员会议、军人大会，进行战斗动员。

在一个连队前面，有个连长模样的人，胸脯抢前，扬着手，大声喊：“同志们，我们去保卫党中央，保卫毛主席……”

陈旅长觉得，战士们浑身全紧张了，象是那讲话的人在战士们心里放了一把火！

那个队前讲话的人，指着黄河喊：“同志们，我们马上要渡河。……敌人正向延安进攻。同志们，延安，那是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住了十几年的地方呀……民主圣地延安，全中国全世界谁不知道……”

战士们都瞅河西的大山。有些个战士，站起来又坐下，象是要说什么。

陈旅长指着战士们面前讲话的人，问：“那是谁？啊，对

咯，那是周大勇。”他望着卫毅和张培说：“是咯，要随时向战士们说明，我们到陕甘宁边区作战的意义。”他低头沉思，有些激愤。“前去的路子是艰难的。但是，你们要给战士们特别说明：毛主席在西北亲自指挥我们作战，这就是胜利的最大保证。好吧，你们立刻去组织战士们渡河。我去看看司令员是不是上来咯！”

卫毅迈开稳实的大步，向河边走去。他走了几步，回头看：张培还站在原地望着河西陕甘宁边区的千山万岭，眼睛一眨也不眨，有什么东西在他心里颤动。

卫毅喊：“张培，走哇！你们营马上就要渡河。”

张培缓缓地走到卫毅跟前，嘴唇有点抖动，说：“参谋长！我，我恨不得一下子飞到延安去。”

卫毅瞅着张培，心里也在翻腾，说：“张培，着急没有用。……我们要去和敌人干一场，要结结实实和它干一场！”他举起右拳，从空中猛地劈下来。

长城外刮来的风，带来满天黄沙。战士们向渡口边移动，风把衣服吹得胀鼓鼓的，沙子把脸打得生痛。

大风卷起黄河浪，冲撞山崖，飞溅出的水点子，打在战士们身上、脸上。河上游，有几只小木船，乘风顺水下来了。它们有时爬上象山峰一样高的浪头，接着又猛然跌下来；有时候被大漩涡卷起来急速地打转转，象是转眼就要覆没了，可是突然又箭一样的破浪前进了。船上的水手，“嗨哟——嗨哟——”地呐喊，拚命地摇桨，和风浪搏斗。

河岸上挤满准备渡河的部队、战马和驮炮牲口。有许多战士齐声向扳船的人喊：“扳哟——加油啊！扳哟——加油

啊！”有几头高大的驮炮骡子，被人们的喊声和黄河的吼声惊吓得在河滩里胡跳乱蹦。炮兵战士在追赶跑脱的骡子。

指挥员们都非常忙迫地布置过河的事情。参谋工作人员来回奔跑。通讯工作人员，有的骑着马去传达命令，有的在检查河边刚拉好的电线，有的背着电话机正把电话线从山口向河边拉。

第一营营长刘元兴，把帽子拿在手里抡着，吼喊：“通讯员！喊一连连长来。跑步！”

小通讯员一忽溜，向后边跑去了。约有两三分钟的光，通讯员跟一个青年指挥员跑来了。这个青年指挥员跑到营长跟前，左手按住腰里摆动的驳壳枪，脚后跟一靠，敬了礼。端铮铮地站在营长身旁，等候吩咐。

刘营长没还礼，也没吱声，脸色黑煞煞的，很恼火。他回头把第一连连长周大勇瞅了一眼，象是满肚子火气消了大半。他想：“行！不管把什么任务交给他，保险出不了漏子。”

周大勇长得很匀实，肩膀挺宽，个子不算顶高，可是比中等个子的人高出半头，长方脸儿，两道又宽又黑的眉毛下，有一对顽强的眼睛闪闪发光。他站在营长身边象在地上扎了根，让你觉得，就是上去三五个小伙子，也休想推动他。

刘元兴搓着手，说：“吕梁山上冷，黄河边更冷！”

周大勇说：“营长，蹦跹几下满身是火。”

刘营长说：“嗨！年纪不饶人。我要象你那样年纪，又有你那一彪个子，就跳到冰窟窿里也不害怕！”

周大勇笑了：“七老八老，你才三十四呀！”

“那也比你多吃十年饭啊，同志！”

敌人飞机在河对岸疯狂地俯冲、扫射。刘营长望着翻腾的黄河，说：“狗娘养的，你再扫射还能挡住老子过河？周大勇，你们连队先过！”

“我巴不得有这一声命令。”周大勇眼里闪着按压不住的热情。

刘营长问：“战士们把伪装圈做好了吗？”

“做好了。”

刘营长看了一下表，说：“现在是下午两点。旅首长命令，今天黄昏咱们旅一定过完。好啊，你立刻带部队来！”

“行！”周大勇敬了礼正要转身走。

刘营长说：“别忙！你们连队一过去，就摆在对面山头上，组织对空射击。”他指着飞机又说：“这些吃冤枉的家伙是顶怕死的，你摆起机枪摔它两梭子，它飞得可高啦。哦！看，船拉下来了。快，快带部队来过河！”

二

全纵队的人马渡过黄河，由东朝西，直向延安方向进军。敌人飞机顺着窄狭的山沟扫射、轰炸，想阻止我军前进。战士们在敌人飞机扫射的时候卧倒，飞机转过去的时候又爬起来走。卧下去，爬起来……他们就这样行进，一直到天黑，才算平静下来。

战士们经过通夜急行军，三月十八日路过延川县境，这里离延安一百八十里，可是满眼都是战争景象。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在转运公粮。老汉和妇女们在坚壁东西。路岔上，村

口边，儿童们在放哨。一队一队的自卫军东来西往。他们有的背着七九步枪，有的抗着红缨枪，大约是到什么地方去参加演习的。

战士们急急地向前走去。他们边走边看那小庙墙壁上、石崖上，写的战斗动员标语：

“全边区人民紧急动员起来！保卫共产党中央！保卫毛主席！保卫陕甘宁边区！保卫延安！保卫土地！保卫丰衣足食的生活！”

“边区的军队指挥员、战斗员和后勤人员们！你们是站在最光荣的岗位上，全中国，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望着你们，他们把重大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！毛主席、朱总司令所教导的一切，现在是实行的时候了！”

“敌人又要在这里杀人放火了！”第一连连长周大勇心里充满激愤。

陕甘宁边区这片山地，东西七八百里南北八九百里，可是大城小镇，沟沟渠渠，周大勇差不多都到过。他和陕甘宁边区的老乡，一块度过很多艰难的日子。他在无定河边给老乡们割过庄稼送过粪，在延河畔，老乡们也给他讲过陕北土地革命的故事。

他想起陕北、延安，象想起家乡一样亲切。当他还只有一支步枪高的时候，他就随工农红军，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陕北。往后，红军改编成第八路军，他象很多红军战士一样，哭着把缀有红五星的帽子裹在包袱里，从陕北开到抗日前线。次后十年内，他跟他的很多战友，几次回到陕北、延安，又几次从陕北、延安出发去远征苦战。

如今，周大勇又踏上陕甘宁边区的土地，又向延安前进。可是，这次回来跟往回不同，因为战争的火在陕甘宁边区烧起来了，而且就要烧到党中央住的延安。这些想法从周大勇的脑子闪过时，惨厉的痛苦和愤怒，就煎熬着他的心。他曾经出生入死，在战争中看见过许多悲痛的事，但是，他从来也没体验过他此刻所产生的激动感情。这正象，一个人走近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子，看见强盗们在杀自己的生身爹娘一样！

三月十九日，太阳刚爬上东山头，部队就进到延安正东百十里的大川里。川道里尘土滚滚，拥挤着撤退中的人、车辆、毛驴和耕牛。牲口驮着粮食草料，车辆上装着家具、纺线车和盆盆罐罐。有的车辆上，还有只猫睡在家具旁边。……人群中，很少看见中年男人或是年轻小伙子，他们有的去给自己部队带路，有的去抬担架，有的去运粮，有的手执武器去保卫家乡。只有妇女们，背着孩子，挑起全家人的生活担子去逃难；老太太们有的背着包袱，有的抱着鸡，手里还拿着舀水的木瓢。小孩子们，有的扛着放羊用的小铁铲，后面跟着一条狗；有的背着书包、木刀。老汉们，有的背着农具，有的挑着被子、衣物……有些人，谁也不和谁说话，谁也不看谁，仿佛向来就不认识。他们满脸是尘土，看来，又熬累又难过！有些人，一会儿回头望延安的天空，一会儿又望路两旁的田地和山坡。平时，人们很少注意这身边习见的事物，很少注意这黄土山岭、红土山沟和那家乡上空的云彩。如今，战争来了，人们要和这一切分别的时候，便觉得，往日那难得的时光并没有充分的利用，许多美好的事物也没有努力去理解它。

这些逃难的群众没有看见自己队伍的时候，都很惊慌；待

看见了自己部队的时候，便坐在路边不朝前走了。照他们想，部队上去，三下五除二就把敌人收拾了，战争就结束了，太平日子就又过起来了。

背着孩子的妇女们，脸上显出喜盈盈的气色。她们都叽叽咕咕地议论起来了：

“啊，瞧呀，咱们的人马多稠。不怕，不怕，天打五雷轰的白军来不了！”

“不怕了，瞧！咱们从河东调过来几十万人马。”

周大勇想：“几十万？一共才五千多人啊！”他在战争生活中常遇到这样的事情：人们往往根据他们的心愿，编造或夸大一些矛盾而可笑的好消息以求得安慰。他边走边问：“老乡，敌人还远哩吧？”

“远哩？人家说，敌人到了咱们延安城啦！依我想，敌人到延安南边的二十里铺啦！”

“咳！你才瞎说。同志，敌人离延安还有三四十里路程。”

“延安，……不妙，很不妙！”周大勇感觉到，老乡们说的这些互相有很大出入的消息，给他带来一种沉重的压力。又问：“老乡，不是说你们早就撤退了么？怎么，你们还挤在这里？”

老乡们乱噪噪地回答：

“穷家难离，热土难舍嘛！”

“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嘛！”

“这一阵说不来啦！乡长同志天天劝说，叫我们走远处安家。我们可又谋划：咱们的队伍还能叫白军占咱们的延安……反正几天工夫仗就打完了，我们也就回去了。如今呀，……昏三倒四……一满说不来了……唉，仗要打到什么年月，以后的

日子可怎么过呀！”

周大勇的脸色阴暗暗的。他一面走，一面给老乡解释：要准备长期打仗。

路上拥挤得走不动。旅首长传下命令：“部队靠右首的河边走！”前边部队掉转方向朝河边走，后边部队拥住了。周大勇在一辆大车边停住脚。车上有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子，躺着呻吟。他是在来路上，敌人飞机扫射时负伤的。这个孩子身边，躺着一个咽了气的女人。周大勇问了一位老乡，知道这个女人是在前边十来里路上，被敌人飞机扫射死的。

周大勇站在那里，右手紧抓住腰里的皮带，左手紧抓住驳壳枪的木套，脸象青石刻的一样，没有任何表情。他全身的血液，象是凝结住不流了；心象被老虎钳子钳住在绞拧。站在离他十几步远地方的指导员王成德，粗粗地出了一口气！

周大勇的眼光从老乡的大车上移到战士们的面容上，战士们都直望着前方，象是不忍看身旁那辆车上的惨情！

大车旁边站着一位老太太。车上一死一伤的人都是她的亲人。老太太望着大车上的尸首跟受伤的孩子，失魂落魄地发呆。她觉得一切都象做梦一样模糊、捉摸不定。她呆滞的眼光，落到战士们那严肃的脸膛上，象是问：“仗可真的要在咱们边区打起来啦？你们就能让白军占咱们延安呀？孩儿，不能吧！”她再看看那车上儿媳妇的尸首跟受伤的孙子时，又觉着无情的火已经烧到延安了，已经烧到自己的头上了！战争，战争已经毁了她血一滴汗一滴建立起的家园！……

周大勇想给老太太宽心。还想说，敌人占不了延安，部队急急忙忙朝前赶，就为的是保卫延安嘛，可是，半句话也没说

出来。他心里火燎滚油浇：老乡们老的老小的小，去逃难，可是逃到哪里去呢？军人，军人的责任不就是保卫他们的生命家园么？不就是保护他们不担惊受怕么？周大勇恨不得一步迈到延安，就让他跟他的战友用生命支架住一切打击吧，就让敌人把美国的钢铁跟火药全部抛过来吧！

老太太抬起头，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。停了好一阵，她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：“孩儿，把白军杀人贼的黑心肠掏出来啊！”

周大勇身旁的一个战士说：“老妈妈，你尽管放心，说什么我们也不能让敌人占领咱们延安！”

一群跟上大人逃难的小孩，挤到队伍中间，拉着战士们的手，问东问西。一个六七岁的小孩站在土坎上，一蹦就爬在周大勇的背上。他把小嘴巴贴着周大勇的耳朵，说：“叔叔，明天打走白军，我们就该回去了吧！是不是？叔叔，叔叔，你看我把书包也带出来了。”

世界上还有比这不懂事的孩子说的话，更叫人心痛么？周大勇转过身子，双手捧住孩子的脸，眼对眼看了很久，很久！啊，这一对稚气而晶亮的小眼睛，还不知道残暴的敌人怎样残暴；也不知道真正的战争和生活的艰难。因为，当他第一次睁开眼看这世界的时候，他的父兄已经用血汗把陕甘宁边区这一片土地洗刷干净了；当他能辨识人的脸膛的时候，他周围就有许多正直无私而充满感情的脸膛；当他会玩耍的时候，就坐在延河边，一边用胖胖的小脚扑通扑通打水，一边听叔叔和阿姨们唱歌——呼唤幸福生活的歌。可是如今，他要去逃难！……

孩子在周大勇瞳孔里看见了自己的模样，他抱住他的脖子，脸腮靠脸腮，高兴地喊：“叔叔，你眼里有个人人……”

突然，前边吹起防空号，霎时间，各个连队的司号员都吹起号来。凄厉而激昂的号声，使人心里打颤！敌人三架战斗机顺大川上来，连圈子也没有绕，就顺着川道向人群中俯冲扫射。小孩妇女、头发白花花的老母亲，都跟部队挤在一块；飞机俯冲声，扫射声，女人们尖锐的喊声，孩子们的哭声……指挥员们在高喊：“散开，散开！”怎么能散开呢？……一个妇女手一扬，躺在血水中。她怀中正在吃奶的孩子被远远地摔在路边。周大勇不顾飞机扫射，从路上扑过去把那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，用胸脯护着孩子。他象是觉得自己宽大的脊背，可以挡住敌人的子弹。其实，那孩子早就咽了气！

离周大勇五六步远的地方，有一滩血水，血水中放着一个书包。血水周围有一些散乱的小学课本的页子；还有些书页子挂在路边的枯草上，有些随风飘飞在空中！

田地里到处是被打坏的车子、农具、家具，还有些衣服、被子、棉花，正在吐火冒烟。路边的蒿草燃烧后，变成一堆堆黑色灰烬。

周大勇，这位在生活中经历过一切打熬的人，这位在战火中走过几万里的人，眼里闪着泪花子。他的每一根神经都在绞痛，每一个细胞都在割裂！……

飞机扫射罢，路边村子里的老乡们，带着门板，跑到大路上救护伤的，抬埋死的。他们，不悲叹也不流泪，不呐喊也不说话。山沟里充满着沉默和严肃。空气中飘飞着尘埃、烟雾和硝烟味。